

西北名將孫連仲

(二)

●費雲文（史學家，著有民國人物新傳、戴笠新傳等書）

中原大戰投效中央

民國十八（一九二九）年一月一日，國民政府召開「國軍編遣會議」閉會後，李宗仁、閻錫山、馮玉祥都以爲此次編遣不公，其實各人均有擁兵自重的積習觀念，不肯真的交出兵權。於是二月下旬，武漢的李宗仁桂軍首先發難，擅自侵入長沙，驅逐中央任命的湖南省府主席魯滌平，一直追到江西，中央制止不聽。但彼等以師出無名，民心士氣，都不穩固，所以很快的于當年四月，被中央的西征之師討伐收平。

八月一日，中央再舉行「軍事編遣委員會編遣實施會議」，希望能貫徹初衷，建設國家。六日閉幕，馮玉祥又受到汪精衛等人的煽惑，搞「護黨救國」運動，自以「護黨救國軍西北軍總司令」的名義，在河南發動叛亂。首先，曾于五月即電令孫連仲迅速調遣駐在甘肅、青海的部隊東進，準備作戰。孫連仲不以爲然，當即電覆馮氏，陳明他的意見：

「國家甫告統一，應在中央領導之下，從事建設工作，請勿輕啟戰端。」

同時他還派民政廳長楊慕時爲代表去河南晉謁馮氏，陳明此意。

此時，馮既已公開叛亂行動，乃再派人去西寧，通知孫連仲，迅速調軍東進。孫仍勸馮「忍耐爲國，保持國家和平統一的局面」。並且以「地方不靖，暫難離開」爲由，婉轉拒絕。

馮玉祥此次的叛亂，在中央起用唐生智，統率其舊部湘軍參戰，中央軍勁旅，在劉峙指揮下，力戰以及策動馮軍韓復榘、石友三反正投效中央的情勢下，很快的失敗。馮個人則避入山西，被閻錫山名爲接納款待，實則形同軟禁的安頓在晉祠，久不釋放。

馮玉祥的部屬包括孫連仲在內憤憤不平，準備進攻山西，向中央納款，閻錫山聞知，才知事態嚴重，不敢再事觀望了。趕快放馮出來，恢復自由，會商共同反中央之道。一面發表通電，表明反對中央政府的立場。

馮玉祥于民國十九年三月十一日自山西返回潼關，召集「西北將領軍事會議」，孫連仲反對跟中央打仗，提議「打山西閻錫山，投靠南京國民政府」，並且當面對馮表示：

「孫殿英、劉鎮華、閻錫山都靠不住，我們自己有實力。再說，西北境內土匪尚未全平，實在不該再發生戰爭。」

可是，馮玉祥已決心與閻錫山聯合，發動中原大戰。即于三月十七日下總動員令，下令孫連仲速返蘭州，動員部隊，東進備戰。爲了緩和馮的情緒，孫連仲乃率部轉駐平涼，表示有準備繼續東進之意。

五月，河南戰況緊急，馮玉祥迭電孫連仲迅率大軍東進，參加戰鬥，青海留給本地人治理；並派薛篤弼前往坐催，並說：「打下南京，改組中央政府」。孫對薛說：

「這不是孤注一擲嗎？再說，後方一定要安定，假如打不過去，後方安定，還可以回來；如果像這樣折騰，結果把所有的部隊都折騰散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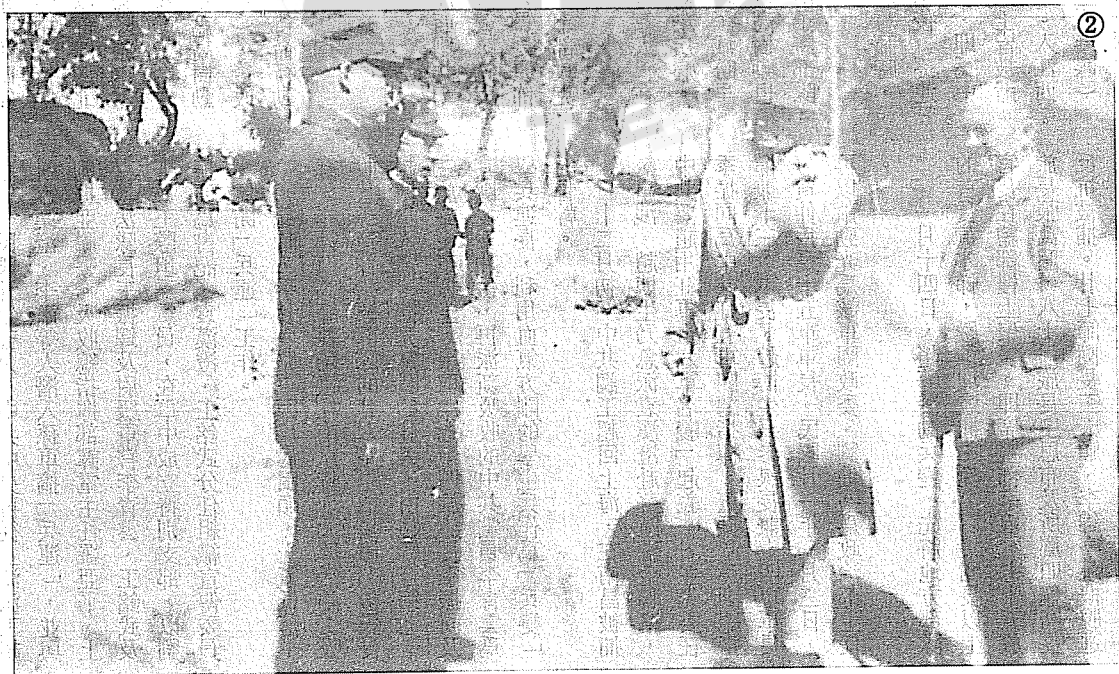
話雖如此，但他的部隊是屬於馮玉祥的，也只好奉命出關，參加歸德、牧馬集一帶的戰鬥，雖然也小獲勝利，但不能產生比較大的決定性影響。

中原大戰，閻錫山派傅作義率部由津浦線渡



①孫連仲（中）督戰前線時與田鎮南（左）、傅印圖（右）等人合影。

②台兒莊大捷，孫連仲（左一）接見外國記者的神情。



(二) 西北孫連仲

黃河南攻，陷濟南，前鋒直迫兗州；馮玉祥則親自坐鎮鄭州，所部由隴海線向東進攻，雙方以會師徐州為第一目標。中央軍則由蔣介石親自指揮，以停在柳河車站的鐵路列車為指揮部，分軍應戰，先取守勢。中央軍是內線作戰，可以機動使用兵力於各方面，同時又可以從長江流域各省及廣東增調生力援軍，補給及經費比較充裕。閻、馮軍是外線作戰，分進合擊。但兩軍距離太遠，也無步調一致的行動，補給及經濟較差。可是作戰相當英勇。激戰數月，形成相持局面。

八月，東線中央軍展開全面反攻，十五日克服濟南，閻軍潰不成軍，澈底失敗。

九月，西線中央軍也開始總反攻，採用大迂迴戰法，自隴海路東南向西北，逐段切斷，第一師迂迴最遠，由商丘附近，經柘城、鹿邑、淮陽、商水、鄆城、許昌，抵達新鄭密縣附近。截斷馮軍通回陝西之路。並且掩護楊虎城部進襲陝西。

九月十八日，東北的張學良通電主和，擁護中央，並於十月六日派軍入關，於是中原大戰結束。閻錫山下野，馮玉祥渡河北走，委派鹿鍾麟為總司令，孫連仲為副總司令，收拾殘局。所有殘部，因為向西退路已斷，只有渡過黃河，集中新鄉一帶，人心惶惶，尤其補給給養無法解決。劉汝明、宋哲元、張自忠等部，則直接進入晉南地區。孫連仲轉請劉驥去向馮玉祥請示：「下一步該如何走？」馮的原意，想讓部隊西撤，但已不可能，士氣也已不振。於是特親筆致函鹿鍾麟、孫連仲，叫他們投效中央。鹿鍾麟乃從此離開

軍隊，北去天津。孫連仲則照馮的指示，派田鎮南為代表，到鄭州與何應欽接洽。即蒙中央接納，任孫連仲為第廿六路軍總指揮，所轄部隊西北軍的第三、十四、廿三軍及馮玉祥的衛隊旅，零散部隊，尚有十萬之眾。經中央派員查驗，合併縮編為第廿五、廿七兩個步兵師（師長為高樹勳、李松崑）、一個騎兵師（師長鄭大章），後改為兩個騎兵獨立旅），移駐山東濟寧，待命行動。

江西剿共挫而復振

民國廿年一月，中央調孫連仲赴江西剿共，發表他為江西清鄉督辦，二月他率部入贛，初與共軍接觸，迭獲小勝。七月，蔣介石委員長頒佈三次圍剿共軍指令，孫連仲身先士卒，率部攻克共軍巢穴寧都，旗開得勝。

可是，他的部隊官兵，大多係北方籍人，在贛水土不服，十九患上瘧疾、赤痢等傳染疾病。日有死亡。官兵因身體關係，戰力減弱，咸盼早日離贛北返。孫連仲本人及廿七師師長高樹勳也染患重病，請假赴南京診治；並請求准予將部隊調離江西整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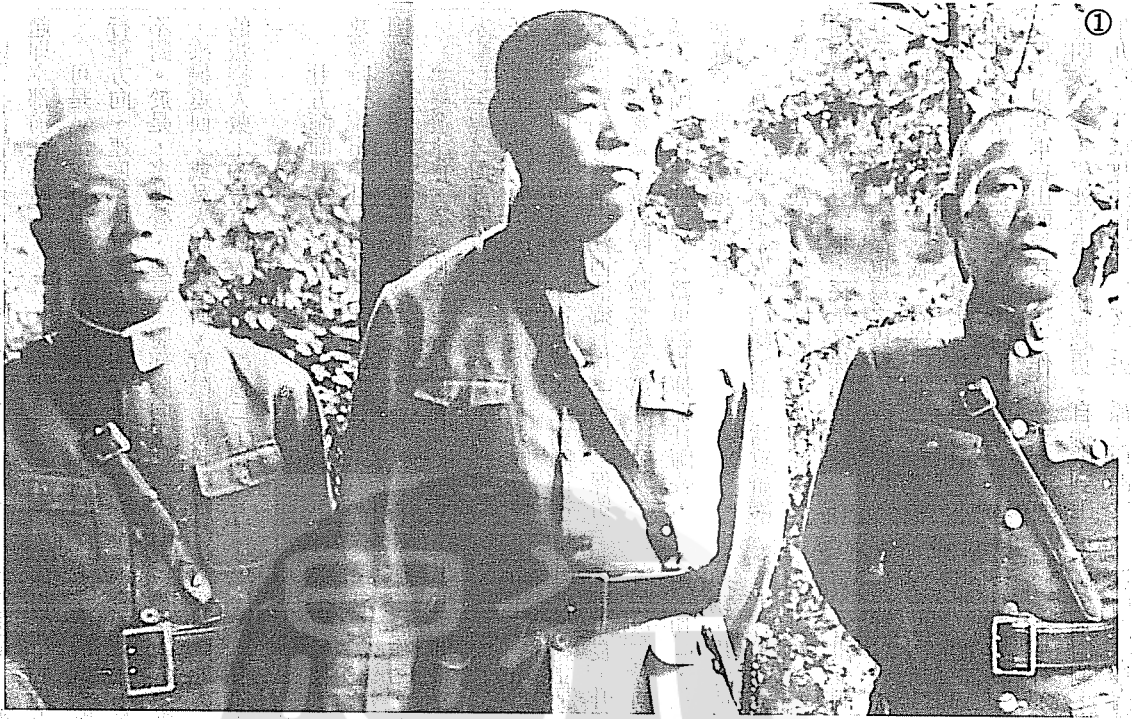
先是，馮玉祥在五原組成國民聯軍誓師時，即以中共黨員劉伯堅為政治部主任，稍後，孫連仲任北伐右路總司令時，軍中的黨代表，即為中共黨員陶新畬。清黨後，軍中的共黨人士皆被遣散或自動離去。但仍有部份潛伏在軍中。入江西剿共後，中共地下黨員（任七十三旅上尉參謀）劉振亞，以請假回家探親之名，去上海與劉伯堅

聯絡。民國廿年五月，中共中央再從上海派王超、袁漢澄、李肅等人潛入孫軍搞「兵運」，並與劉振亞聯繫。吸收總指揮部譯電主任羅亞平、上尉執法隊長王振鐸及尉級軍官李青雲、王銘武及士兵王際坦為黨員，在軍中成立特別支部，以劉振亞為書記，袁漢澄、王銘武分任組織宣傳委員，展開「兵運」工作。

此時，乘廿六路軍因疾病困頓，士氣低落；孫總指揮及高師長均遠在南京時，大肆活動；吸收代孫連仲指揮部隊的廿六路軍總指揮部參謀長趙博生入黨，擴充黨員約廿人，由趙聯合第七十三旅旅長董振堂，爭取第七十四旅旅長季振同及其團長黃仲岳，再派新吸收的中共黨員李青雲為學兵連長，利用血氣方剛的學生兵作為「兵變」的骨幹。

十二月初，中共調王超回上海，在南昌被捕，事洩。趙博生乃急派袁漢澄赴蘇區瑞金聯絡，中共要趙用紅軍十六名名義「起義」。並先委任季振同為中共紅五軍團總指揮，董振堂為副總指揮兼十三軍軍長，趙博生為參謀長兼十四軍軍長，黃仲岳為十五軍軍長。民國廿一年一月三日，再以蕭勁光為該軍團政委，劉伯堅為政治部主任。

一月十四日，趙等發動兵變，先將地方部隊的首長黃才梯、嚴維坤逮捕。晚上召集團長以上官長在總部樓上聚餐。即席宣佈宗旨，七十五旅旅長張萬昭，八十一旅旅長王恩布及所屬四個團長反抗被捕。廿七師團長王天順、李錦亭跳樓脫逃，也被樓下伏兵逮捕。趙強迫各旅團長交出印章



①



②

①孫連仲（中）在台兒莊會戰時與池峰城（左）、田鎮南（右）合影。

②孫連仲（左一坐者）在台兒莊作戰時期招待中外記者。

，以剿共作戰爲名，命令各團行動。次日黎明，趙即率部前往共區。

可是，部隊行進時，看不到旅、團長；而且行軍方向、速度、佈置，不像是準備作戰，感到不對。於是，多數營、連長，將部隊向兩側帶開，乘機返回；或私人脫隊潛回，實際上被趙帶走的叛變人數，約一萬餘人。（一說僅二千餘人。）

廿五師師長李松崑並未赴宴，當師部被叛軍攻擊時，脫出，赴卅里外砍柴崗掌握並指揮另一團部隊，穩住大局，不被波及。

事變發生後，孫連仲在京晉見蔣委員長，表示事已至此，回部隊也無用。蔣委員長對他很信任，也很支持。並未因此事對他失望。立即派陳誠陪同他回去處理善後，將部隊移駐金谿縣清澗，加以整編。取消「江西清鄉督辦」名義，保留廿六路軍番號。按實際人數整編爲第廿七師及一個獨立團。孫連仲以廿六路軍總指揮兼任師長，池峰城、馮安邦分任旅長。

三月，共軍林彪率大軍躡隙突進，猛攻清澗，兵力超過孫軍甚多，如攻破清澗，即可長驅直向南昌。當時情勢緊張，孫軍又係新敗之餘，有寡不敵衆的弱點，南昌也爲之震動，人心惶惶。孫連仲嚴令所部沉着應戰，固守陣地，如有擅離陣地，動搖軍心的，依法嚴辦。並且親臨前線，向部隊喊話：「我就在你們後面！」因此，士氣大振，與共軍在山頭短兵相接，作拉鋸式奮戰，達四次之多，誓死不退，越戰越勇。自拂曉到上午九時，共軍無法得逞，不支退去。孫連仲揣度

共軍遠道急行軍而來，原有一種奇襲的意趣，未能得逞，心理上已受影響，加以遠來勞累，又經五小時的劇烈戰鬥，勢必大事休息，於是，他乃密令全軍於下午三時反守爲攻，全面出擊。林彪以爲孫軍人數較少，又經五小時的戰鬥，斷無改守爲攻的能力，所以未加防範，全軍正在酣睡之中，驟然遭此意外突襲，頓時營陣大亂，潰不成軍，林彪隻身先逃，被俘官兵四千餘人，槍枝三千七百餘枝。孫軍獲得大勝，不但南昌解除威脅，就是對整個剿匪局勢與民心士氣，都有穩定和振奮的作用。孫連仲因功升任四十二軍軍長（仍兼廿七師長）。

民國廿二年九月底，駐在湖北麻城的卅軍張印湘部（原爲吉鴻昌部）不穩。中央令孫連仲以廿六路總指揮名位前往整頓，將張印湘調爲四十二軍軍長，升任彭振山爲卅軍軍長。孫赴任後，首先以仁愛同情之心，啟示官兵，強調「智識決定一切」，並以蔣委員長昭示的訓練要旨，激勵勉勵。用各種方法誘導官兵自動自發的，虛心求學術各科的進步。當在湖北宋埠屈家巷創辦「幹部訓練班」，調各師的排長以上至營長階層的軍官，分批受訓，他本人也在百忙中抽空前去，講說忠孝仁愛和做人的要道，並且特別注重生活教育。卅軍經過他的整訓，官兵振奮，成爲勁旅，其卅一師在福田河北的剿共作戰中，即有獲勝（俘獲甚多）的佳績。

十一月，福建發生變亂，他奉命率領卅軍赴閩參加圍剿，駐防永豐。次年二月，卅軍軍長彭振山因案被南昌行營扣押，撤去軍職。改任孫連

仲兼任卅軍軍長。

民國廿三年冬，中共突圍西竄，孫連仲奉令率部追剿賀龍到湘西地區，不久駐防河南信陽，重新整編。他帶進江西參加剿共的部隊，有卅、四十二兩個軍，共六個師、兩個獨立旅。因連年作戰損失，至此僅整編爲卅軍（孫兼任軍長）轄廿七、卅、卅一三個師（馮安邦、張金昭、池峯城爲師長）一個獨立旅（旅長張華堂）。

部隊由大縮小，本爲常事。但兵士聚散，比較容易處理，而幹部尤其有作戰經驗者不可多得，得來不易，去之可惜，去路也成問題，孫連仲對此，深以爲慮。乃對編餘軍官，設法申請上級准予安插，委以附員職位，容納於總部副官處，共二百餘人。並令各處長輪流對彼等作學術講演，增進他們的知識，加以學術科的訓練，寓精於勤，凝聚來日仍有共赴艱難的共識。遇有軍官缺額，即予補實，成效大著，將士感戴，軍力益強。

抗日聖戰血戰娘子關

爲積極準備抵禦日軍的侵略，我中央政府于民國廿六年六月，開始辦理廬山暑期訓練，調集全國各地的高級軍官，分批施以短期訓練，以達成全民團結奮鬥的共識及有關抗戰的基本認知。由蔣委員長兼任團長，陳誠爲教育長，孫連仲、黃紹竑爲團附兼第一、二總隊長。

七月七日由於日軍的蓄意尋衅，爆發我抗日聖戰。十七日，蔣委員長在廬山海會寺軍官訓練團升旗典禮時，昭示大眾說：



① 孫連仲（坐者）在戰地中做操作示範。

② 台兒莊焦土作戰的情景。



「自九一八以來，日本侵略我國的野心，日甚一日，經過六年的長時期，我們為國家民族堅苦卓絕，忍辱負重。如今犧牲已到最後關頭，和平也到絕望時期，此時必須下定最大決心，宣佈『蘆溝橋事件』，就是我們忍耐的最後關頭。從此地不分東西南北，人不分男女老幼，全國團結，奮起抗戰；直到打倒萬惡的日本軍閥為止。」

隨後，蔣委員長點名黃杰、關麟徵、孫連仲諸人，由孫連仲領隊到司令台上；立即宣佈派他們即行率部北上至保定前線，對日抗戰。並且親自向他們敬禮，顯示以國家民族領袖，三軍統帥的身分，代表全體軍民，對他們前去擔任聖戰前鋒的艱巨任務，予以勉勵的深意，使在場全體軍官，激動的流下熱淚。

卅日，北平、天津相繼淪陷，蔣委員長召見孫連仲指示他迅速返防，率部兼程北上；並與宋哲元懇談救國已到最後關頭，必須發動全國力量，積極應戰，決不可妥協自誤。他奉命後，立即趕返信陽，率領卅軍（三個師及一個獨立旅），搭平漢鐵路北上。

但宋哲元仍想與日軍妥協，電請孫連仲暫緩北進，停留彰德，以免刺激日軍，使戰局日益擴大。孫立人即電呈蔣委員長，奉指示繼續北進。一面電告宋哲元：

「日本侵華蓄意已久，既開始向我國進攻，我軍應毫不遲疑徘徊，積極應戰，決不可中途妥協，致受其騙。」

八月四日，宋軍終於被迫南移，五日在保定與孫連仲相見。孫再敬告宋：「請即依照中央意旨奉行，統一軍事命令，萬勿受敵人欺騙，再謀妥協，自亂陣腳。」六日，中央發表宋哲元為第一集團軍總司令，指揮津浦線戰事，劉峙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，指揮平漢線戰事。孫連仲為第二集團軍副總司令兼第一軍團司令。

自八月十日起，日軍開始進攻，孫連仲指揮所部予以抵抗，在良鄉、房山等地，迭予重創，祇因日軍火力強大，我軍陣地全毀，不得已於廿七日後退到馬頭鎮，琉璃河之線。

此時，日軍已攻佔南口，乃將其精銳的第五、廿師團的主力，南調增援平漢線，以板垣征四郎為指揮官，以三個師團的壓倒優勢，向保定發動攻略戰。我軍多方應戰，無法阻挫其前鋒。關麟徵、萬福麟等部相繼後撤，孫軍也轉進到石家莊，保定遂告淪陷。卅日，中央免去劉峙第二集團軍總司令；由孫連仲升任。平漢線戰事，改由第一戰區指揮。

當時，日軍也進攻山西，由北向南，在忻口與我軍相持，戰況激烈。十月六日，中央乃令孫連仲率其第一軍團（廿六路軍）入晉增援。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轉達上項命令，卻令孫連仲將其所屬卅師留置在滹沱河，由第二軍團（廿七路軍，亦屬第二集團軍）馮欽哉指揮，防守娘子關。其餘各師，乘正太鐵路開赴山西，雖沿途遭受日機轟炸，但仍然安抵陽泉。忽然又接到第二戰區副司令長黃紹竑的電令：忻口局勢已告穩定，而日軍已攻陷石家莊，向娘子關急進。第廿七師停止北援，即速返回增防晉東。當廿七師連夜返抵魏澤關原宿營地時，卻發現日軍乘他們西進時，以偷襲伎倆，利用夜暗，通過魏澤關。初不料我軍又奉命連夜趕回。日軍的軍靴皮鞋聲、馬蹄聲、砲車轉動聲、手電照明的形象，被我軍察覺，孫連仲團長當機立斷，集中火力居高臨下，向日軍通過的凹地溝渠處，迫擊砲、擲彈筒、手榴彈齊施，好像三國時代孔明火燒藤甲兵樣的，打得日軍驚惶失措，毫無還手能力。第七七聯隊長鯉登中彈身死，重砲陸砲山砲及其獸載驢馬，炸壞炸死不計其數，死亡枕藉，人畜不分。次日天明，日機飛來助戰，殘餘日軍手持日本太陽國旗，向上左右擺動。我軍也仿照他們的辦法，用鹵獲的太陽旗，照搖不誤。日空軍居然也大量空投些餅干罐頭、香煙、皮背心，甚至還有些日幣。挨打還要送慰勞品給敵人，真是趣聞。

由於日軍進攻娘子關，孫連仲再奉命率全軍返回，指揮作戰（轄卅軍、四十二軍、廿七路軍馮欽哉部，趙壽山的十七師）二戰區副司令長官黃紹竑也前往督戰。自民國廿八年十月十日，艱苦奮戰，多方支撐，一連十五日，雖然卓著戰果：殲敵一千餘人，鹵槍一千三百餘枝，機關槍卅餘挺，重砲三門。但敵軍不斷增援，集中砲火猛轟我陣地及掩護工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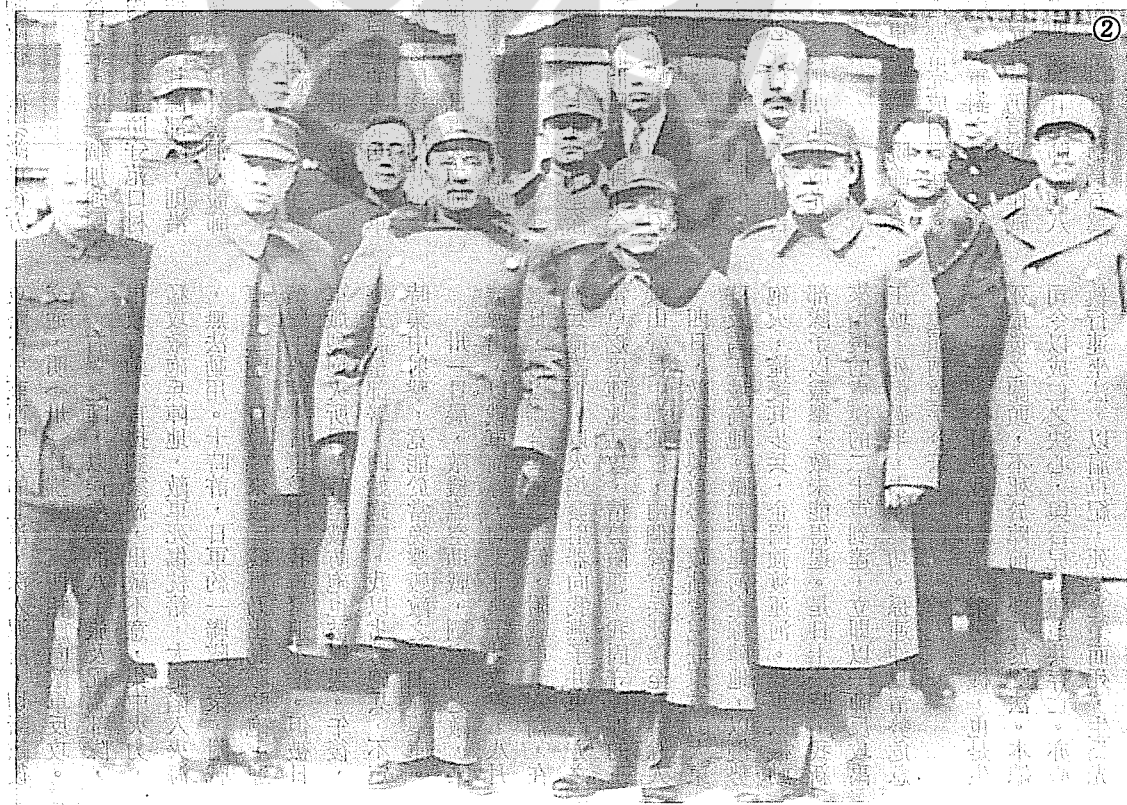
我軍則傷亡慘重，工事全毀，無有力的援軍。被迫遂放棄娘子關。孫部退往趙城再轉臨汾，奉令開赴洛陽整補。

當娘子關激戰時，共軍劉伯誠奉命率部來援。在陽泉下車，孫連仲派人去點驗，有二萬五千人，裝備也很整齊。他命令該部擔任右翼防線，並隨時側擊敵人，以為牽制，可是，劉伯誠卻將



①孫連仲任河北省主席獲頒「治安模範」錦旗與各界代表合影。

②前排右起：孫連仲、李宗仁、白崇禧、熊式輝、熊斌合影。



部隊集中到山上，按兵不動。

台兒莊殲敵聲聞國際

民國廿七年三月起，津浦線戰事告緊，重心在魯南，而以徐州為攻防戰的目標。

二月上旬起，中央為加強魯南的右翼防禦，防阻日軍南下切斷隴海路，由東向西包抄徐州。

特先後抽調龐炳勳和張自忠部增援臨沂，曾與日軍動旅板垣師團多次激戰，獲得勝利，確保臨沂，克復蒙陰、莒縣，與正面的台兒莊，相為犄角。

正面，日軍於三月七日攻陷滕縣（我守城的孫震部一二二師師長王銘章力戰成仁），即南向臨城。由於韓莊南阻運河，西鄰微山湖，運河以南，山陵連綿，不利機械部隊運動，所以日軍企圖沿東臨台支線向東南迂迴攻佔台兒莊。

台兒莊在運河北岸，又是台濟公路臨台支線的終點，形勢重要，有居民三千四百餘人，築石為土城，有碉堡多座，東西相距二公里，南北相距一公里，為運河一大要站，隸屬嶧縣，兩地相距卅四公里。

當日軍勁旅磯谷師團沿津浦線南下，我滕縣告急時，中央即調湯恩伯的廿軍團和孫連仲的第二集團軍（卅、四十二兩軍，共三個師一個獨立旅）由河南東開，用為作戰主力，部署決戰戰略。以先開到的卅軍卅一師池峯誠部固守台兒莊，誓死不退，吸誘日軍主力，以湯恩伯軍團為包圍之師，從敵軍側後進行右翼大迂迴，夾擊日軍。另以孫震軍固守河防，扼守利國驛，鞏固徐州北

方；孫桐萱、曹福林軍活動敵後，破壞敵軍後方交通運輸，阻撓敵軍增援。

池峯誠的卅一師防守台兒莊，以一個加強團（團長王冠吾）部署在莊內，另一部防守范口村，官莊，支援台兒莊核心作戰；其餘部隊，則沿大運河南岸佈防。師長池峯誠在城外窯洞內設師部，坐鎮指揮。

三月廿四日，日軍磯谷師團約三千人，在飛機、大砲、戰車掩護下，猛攻台兒莊。我軍奮勇抵抗，廿六日，日軍突入台兒莊的東北角，我軍則仍扼守莊內西南角，與彼作逐屋逐街的巷戰，進進出出，形成極慘烈的拉鋸戰。日軍火力強大，利於白天作戰；我軍則摸黑夜襲，大刀榴彈兼施，亦獲勝利。

廿七日晚，孫連仲及卅師、廿七師已抵達徐州，即以電話與池峯誠聯絡，訊問戰況；即下令明晨可抵達的獨立四十四旅歸池峰城指揮，並召集全軍校級以上軍官講話，他說：

「此次對日作戰，關係國家命運，同胞的安危，我全體官兵兄弟，應以必死信念，來死守台兒莊，這裡（手指地圖）就是我們西北軍的光榮死所！」

廿九日晨，孫連仲召集軍事會議，曉諭大家不僅以固守台兒莊為榮，還應當完成圍殲任務。判斷當面之敵，似在待援中，我軍對之應發動鉗形攻勢。所以卅一師防守台兒莊，仍須獨立作戰，不必請援。並將戰防砲二門撥歸廿七師，砲八

團歸總部指揮，作機動使用。當以廿七師為右翼，向台兒莊正北方的劉家湖突進；卅師為左翼，

攻略台兒莊西北方的北洛，深入泥濘，切斷敵後交通，明（卅）日拂曉，東西相應向敵軍反攻。

右翼之師，以侯象麟的八十旅及配屬部隊，果敢行動，直搗劉家湖，出敵不意，集中火力，猛攻敵砲兵陣地，敵軍死傷枕藉，大砲陷入大海，無法動用。十時許，日軍約一聯隊之眾，附戰車十二輛，自嶧縣來援，我軍乃出動戰防砲，連續擊中八輛，日軍駭退，我軍緊追不捨。但被日軍熾烈砲火所阻，甚至戰防砲也被擊毀。午後，雙方調整部署，開始砲戰。我以劣勢砲兵，不時集中射擊，竟能於當晚擊毀敵之汽油彈藥庫。

卅一日晨，敵機臨空助戰，劉家湖之敵，飛機逸出，以戰車前導，向東北燕子井攻擊，八月二日，再以聯合兵種二千餘，附戰車十六輛，在砲兵掩護下，以火焰發射器向我燕子井東南方之雷草疙瘩陣地猛攻，情勢險惡，我固守陣地的王景山營長中彈成仁，兩個營官兵死傷至五百餘人。四日，敵軍再興攻勢，攻佔台兒莊東方的大東莊及禹王城高地。瞰制我運河全線陣地，以優勢砲火，掩護其步兵，企圖強渡運河。我軍以機動部隊予以截擊，敵未能得逞。是日十一時，我新來增援的盧漢的二十軍到達，立即以一師反攻禹王城，死傷過半，未能奏功。孫連仲見情勢危急，連頒兩道手令云：

「一、今日是我們創造光榮之良機，也是生死最後之關頭，不死於陣前，即死於國法。本總司令以成仁之決心，與台兒莊陣地共存亡。亦必執行連坐法，以肅軍紀，死為光榮而死，生為光榮而生。希我官兵共此努力。二、訓令本軍守無

不固之精神，發揮娘子關殲滅敵七十七聯隊之偉績，今祇有前進，絕無後退之途，過河者死。誓以破釜沉舟之決心，深信必操必勝之信念」。

各軍奉令，意氣昂揚，一五七團挑選奮勇隊二百人，攜帶炸藥、手榴彈、大刀等輕便武器，夜襲禹王城高地的敵砲丘陣地，炸毀敵砲十數門。並利用此丘陵地帶，疏散隱伏，出沒敵後，相機襲擊敵人。

左翼的卅師，自卅日起，即向台兒莊西北方的南洛、北洛攻擊，被敵軍頑抗，無多進展。四月四日，卅軍軍長田鎮南親臨戰場，督促卅師再向南、北洛攻擊，另並以新來增援的一一〇師（欠一旅）指向南北洛的後方泥濘，作呼應攻擊。但限於裝備，未能破敵。但敵軍也不敢反擊。夜分，奉戰區指示：「軍團以保持士氣，勿再攻堅為宜。」於是田軍長乃停止攻擊，穩固台兒莊西方陣地。

台兒莊莊內的戰鬥，非常慘烈，敵軍將前次圍攻臨沂的「坂本聯隊」，投入增援，並利用我軍從未遭遇的火焰發射器，猛攻猛燒我軍。我軍則以堅固的障礙物阻其衝突，一面以手榴彈作密集投擲，如燃放爆竹，敵軍死傷累累，仍無法將我軍驅逐出莊。

因為戰區主張先殲滅城內之敵，俾爾後作戰行動能夠自如。於是，孫連仲乃令廿七師以一個步兵團，于四月二日十時自台兒莊東面突入。與城內的我軍協力夾擊敵軍。九時半，莊內的王旅長冠吾，即下令全軍轉守為攻，吸引敵之兵力；廿七師一五八團第二營，乘機攀登東城，營長陳

希賢率兵先上，起初很順利，不久即被敵軍阻斷，已入城的少數部隊全部犧牲。

三日上午，孫連仲召開總部軍師幕僚會議，討論戰局，以為「台兒莊內的卅一師，守則有餘，攻則不足。因為城中巷戰，彼此各據守堅固工事，我之不能剷除頑敵，猶敵之不能驅除我。」並謂：「作戰至今，敵實寡弱，已處苦戰之境，果能切斷其後方交通，敵實不難殲滅。」

事實確是如此，敵軍的後方，經常遭我軍民破壞。我廿七師以一部份士兵，以幾個懂日語的人隨同，化裝日軍，趁夜出發，乘其不備，偷襲日軍。並將十二枚手榴彈結成一束，炸毀其戰車及運輸車輛。在棗莊的煤礦工人也組成游擊隊，以熟悉地形的便利，經常偷襲敵軍，甚至將敵軍的汽油庫焚毀，而使敵軍的空軍及車輛活動大受影響。

而我軍方面，則獲得魯南人民的熱烈支持，民衆替士兵煮飯、送水、救護傷患、運送彈藥，甚至直接參戰，後方安定，補給不虞匱乏。

在台兒莊東北方打運動戰的湯恩伯軍團，於四月三日在蘭陵、洪山獲得大勝後，立即以得勝之師，南下包圍敵軍，五日，與敵軍在底閣楊樓大戰。

台兒莊方面的孫連仲全軍乘勢反攻，六日晚，敵軍不支，突圍潰逃，退保嶧縣、棗莊。死傷達萬人以上。死於台兒莊內爭稠堡巷戰的，也將近萬人。大戰結束，我軍獲空前大勝。

常在前線視察的白崇禧，曾經回憶當時情況說：

「當我在台兒莊時，敵我戰事非常激烈，敵軍第十師團的主力配合戰車四、五十輛，重砲十餘門，野砲六七十門，於步、砲、空協同下，猛攻台兒莊，佔領該地幾達四分之三，守將池峰城有與陣地共存亡之決心，努力支持，敵受創甚重，傷亡過半。」

某日，我到孫連仲總司令部（設在莊南某一村莊中），孫正與池通電話，池報告部隊（三個團）業已用罄，請求增兵支援。孫命池率直屬部隊參加力戰，非戰至與陣地共存亡不可。池在電話中諸諾遵命。孫指揮部隊堅決嚴肅，毫不寬假，部下都有能死戰之精神。如池峰城受重敵所迫，仍然掙扎抵抗，若論功行賞，湯恩伯進攻機動，包圍迅速，孫連仲部堅強防守，奮勇殺敵，皆戰守有功。」（未完待續）

訂正

本誌三二二期「台灣名醫吳鴻森」一文內，有下列幾點訂正：

①第廿四頁上欄倒數第三行「第一屆」應為「台灣」。

②第廿六頁上欄倒數第五行應為桃園縣吳姓宗親會及醫師公會理事長。

③第廿六頁中欄第一行「吳蘭英夫婿」應為「吳蘭英故夫婿」。

④第廿六頁中欄第二行應為：任台大醫學院主任教授泌尿科權威。四女吳小眉……………特此補正。